



云篆何以风清

——那些关于云篆山的传说故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姜孝德

云篆山位于重庆市巴南区，距鱼洞城区七千米。它突起于鱼洞以南长江东岸，以山势奇耸曲折、蜿蜒如云篆而得名。其断崖如削、背靠大江，如泼墨一般潇洒游动，勾勒出九堡十三湾的生动景致。这里山势峻秀、林木葱郁、空气清新，素有“云篆风清”美誉，是休闲、徒步登山的绝佳去处。山上不仅有古朴的寺庙、奇特的石林，还可俯瞰巴南城区全貌，自然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。

1

云篆山缘何得名？较常见的说法有四种。

一说，因其山势高耸起伏曲折、蜿蜒若云篆，清雍正《四川通志》云：“山势险绝，跨江南岸，状如篆纹因名。”此说即“山势如篆纹”。清乾隆《巴县志》：“山势奇耸，曲折蜿蜒如云篆。”或许，这个说法更准确。

二说，此地山高近天，绝世隔尘，风清云净，时有流云如篆，故名云篆。姜会照有诗“云如篆”，张九谥有诗“卷舒窃而风，宛然成篆文”可证。

三说，清道光重庆知府王梦庚不大满意古人的说法，他在《云篆风清》诗前说：“石色斑斓，有如古篆。”在诗中，他还强调“斑斑疑古篆，错杂自成文”。

还有第四说，“云篆”其实是一个现成的词语，指道士特有的书写方式。有人设想：明宪宗成化年间，一群道士看中了这座山的风水，于是便动工开工，修建寺院。明成化九年（1473年），寺院建造好了，取名叫“云篆寺”，后来云篆寺所在的山就叫

云篆山。先有寺名，然后有山名，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据说《道藏》里的《云篆度人经》，全经都是用“云篆”来书写的。现在，在道士画的符上还能找到这种云篆样式。然而，此说最大的问题是，从未听说云篆寺是道观。

2

在这四种说法中，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二说：天空流云如丝，宛若篆字，而丝状的云出现，天空必须是一碧如洗。简单解释，就是“风清如许，方有云篆”，谁都可以想象，天空蔚蓝，洁净如洗，只有些许丝状之云，游离在天际，这一切也同时证明风很干净——风清。当然，也可以说是“因为风清，所以云净”。总之，丝状如篆的云，与洁净的风是有关系的。

其实，云篆风清这一景点，“云篆”既是云的模样也是地点，“风清”才是重点。云篆山之美，美在何处？清乾隆朝巴县令王尔鉴在《云篆风清》小序中说：“云篆山在孝里二甲至七甲，形如鱼脊，高耸蟠曲旋转，绵亘二十余里。人行山脊，沿青林翠霭间，宛如云扶足下，随风荡漾，武夷九曲不啻矣。余曾勒马峰头，左俯大江，右窥深涧，觉置身青霄上御风而行；须臾牧竖樵夫，闲吟作队，飘飘然担云啸风，忽杳不知所之。山灵其善变幻哉！”读这样的文字，总感觉王县令在弯弯绕，他并没有解释风是如何的清，而是描述着云篆山世外桃源般的环境，完全跑题了。而这意外的跑题，却道出了他心中的云篆风清是指向一个心中的“风清”世界。风清可以指人品的高尚，也可以指环境的爽净，当然也可以指社会的平和宁静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此的风清世界，正是当时巴县读书人心中的桃花源。

3

有人觉得，云篆山入选“巴渝十二景”是个偶然，偌大一个巴县，难道就找不出第二个云篆山？其实，云篆山的胜出就是必然的。第一，云篆山入选“巴渝十二景”，是景点分布的需要，十二景总不能只在主城及其附近选吧；第二，十二景刻意挑选了十二个种类，香气（流香）、瀑布（滴翠）、皓（浩）月、峡谷（猿）、宵灯、晚渡、烟雨、云霞、清风（风清）、雪霁、夜雨、林音（灵音），云篆山的“风清”是其中一个独特的种类，无可替代；第三，在王尔鉴挑选十二景之前，云篆山就已经有些名气了，所以才选中了它；第四，历史文化遗存。云篆山上的云篆寺，早在明成化九年便已建成。此外，还有其他的文化遗存。

云篆山主峰，就海拔而言，并不怎么高，才650米，但它却是一座拔地而起、直插云霄的山，因而有人形容它像一座塔。不过，我怀疑如塔一般直插云霄的云篆山，只存在于描述者的心中。云篆山逶迤绵延二十余里。历史上，云篆山以野、静、奇著称于世，其野乃人烟稀少，其静为深邃幽静，其奇是山形奇特。在清代，这些特征还格外显著。王尔鉴《云篆风清》诗曰：“风送云为御，云盘山九重。如何非象马，偏是走龙蛇。涧影环飞瀑，江涛曲泛松。偶闻樵子唱，余韵袅前峰。”同时代的姜会照也有诗曰：“青烟翠霭云如篆，路折峰回九曲山。披拂好风襟自爽，更看飞瀑落净潺。”而周绍缙则诗曰：“宛转复宛转，山曲如云篆。俨御清风行，闲云自舒卷。”从当时诗人的笔下，我们认为他们欣赏的绝不只是云篆山的清风，应该还有其他的，诸如山高林密、鸟鸣兽啸、飞瀑入涧、空谷传音等。

作为云篆风清的推崇者，王尔鉴更是调动了捕

捉诗情画意的能力，竭力说云篆山的好：“牧竖樵夫，闲吟作队。”牧童与樵夫结伴而行，或歌或吟，他们飘然而至，担云啸风，然而，神奇的事情却在他眼前发生了——牧童与樵夫竟不知所终。任你怎么解释，这都有点神话色彩，隐约有点《桃花源记》的影子。

诗人们为了写风，就必须写云、写树，风是不可见的，因而只有写云或树动，方知有风。诗人写风，思绪万千，才见天静云卧，如马如象，如丝如篆；风动云惊，时而如龙，时而如马，偶见龙马狂奔，踏破天庭……诗人的描写，让笔下的云篆山与现实的云篆山拉开了距离，云篆山成了诗人心灵的乌托邦，一个妥妥的“风清”世界。

4

历史上的云篆山，因风景优美，吸引了许多僧道，在这里修寺筑庙，为山的美丽增添了浓郁人文气息。

除了云篆寺外，还有一些庙、宫之类建筑。云篆山的寨子在重庆的历史上很有名气。清朝中后期，兵匪为患，当地人便于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筹资在云篆山上建了寨子。寨子挺大，寨墙周长4000米，开有东南西北四个门。寨子上面有水，还有田地，即使被困三年五载，躲进寨子的人也可以生存下来。

民间传说，刘伯温曾到过云篆山，但真假无法印证。不过，传说山上有太平天国义军坟，则是可有可查的。史载：1862年4月，石达开兵临涪州，本来打算攻下涪州城，但渡江太难了，于是便西进巴县。《巴县志》的记载更细：“是山为县南五大寨之一，介于马鬃、石马二乡间。马鬃北面有固圉山，即云篆山发端处，山势昂藏若马头。乡东北有巨土堆，相传太平军过境时，团练阻之多杀伤。巨堆即当日阵亡丛葬处。”云篆山下干湾村碓窝幽的崖壁上，还刻有“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三月二十四日，发贼突破马鬃场……”的话。

云篆山不大，却流传着许多让人着迷的传说故事，真真假假，扑朔迷离，时常令游客身体离开了云篆山，而心还留在那里。

仙鸟嘴的稻浪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周廷发

我的故乡仙鸟嘴，蜷缩在丰都县偏僻山坳之间，它被太阳的烈焰长久地烙在记忆里，也烙在艰辛的命运中。此地以穷困知名，仿佛被天地间那轮巨日所烫熟，而烙印在时光里的印记，却随着岁月流转缓缓生变，化作了如今土地上满溢的富庶和希望。

过去，每至六七月间，太阳如一只硕大的火球，高悬于村庄头顶，直烫得万物焦渴。田里的玉米苗儿经过一夜休憩，依旧卷着叶子，垂着头，奄奄一息。它们往往未及成熟，便被那无情的阳光烤熟了。风偶尔拂过，带来的也只是阵阵灼人的热浪，令人几乎窒息。不过半月工夫，多数青苗便褪尽了绿色，枯萎成了焦黄。田里的秧苗们亦未能幸免，许多秧苗正在抽穗扬花之际，炽烈的阳光便猝然夺走了它们柔嫩的生命。村民们虽拼力引来山顶水库的水救急，然而水量微弱，终究敌不过日日高温的炙烤；放出的些许水流，对整村而言，不过杯水车薪罢了。每年只有坡底下几亩深水稻田，有点微薄的收获。

仙鸟嘴村盘踞在一处石滩上，从坡底到坡顶，蜿蜒曲折长约两公里。倘若中午赤脚走在弯曲的小路上，脚板便会被烫出许多血泡来。若打个鸡蛋在石板上，一分钟不到，鸡蛋就熟透了。石板滩上，无烟的火苗袅袅地升腾着，好像石板着了火一样。为避开这无情的烈日，村民们总是天不亮就下地劳作，有人竭尽全力从井中汲水浇田，意图救回些许收成。扁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，水桶撞破了脚踝，汗珠滴在干渴的土地上倏忽即逝。为了抵挡酷暑，村中家家户户都挖有地窖，深达五六米，面积十多平方米，足供一家人纳凉。这地窖如大地深处幽幽喘息着的肺腑，人们钻进去，便是躲进了土地微凉的心房。人蹲在窖里，仿佛紧紧偎依着大地深处微凉的心跳，那一刻，生命在滚烫的煎熬中终于得以喘息。

时光轮转，村子悄然变化着。如今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，平整的公路一直铺到

了家门口。昔日的贫瘠梯田，经过科学规划改造，田埂砌得更高更厚实了，储水能力大幅提升，基本满足了秧苗整个生长周期所需。一块块、一丘丘、一层层的稻田在烈日下笑盈盈，劳作的村民心里充满了喜悦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。成熟的稻穗黄澄澄、金灿灿、沉甸甸，煞是喜人。

我站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，遥望过去，心中如深涧般流淌着慨叹。同样的天穹、同样的大地，昔日却只能供养贫瘠与枯焦；而今，稻浪竟翻涌如金海，浓稠地映着天光。小山村的改变，靠的是党的政策，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力量，让穷山村变成了富裕村。

我弯腰抚摸一片青绿的稻叶，心中的喜悦如稻秧一样，荡起轻轻的绿浪。我捧起一把泥土，泥土温热，手指间却分明感受到生命在悄然滋长，泥土之下，仿佛回荡

着昔日地窖中那丝微弱的凉气。原来大地终非铁石心肠，它记得人们所有赤脚踩过的滚烫，所有弯腰担过的井水，所有汗水滴落的印记。它默默收藏了这些，在时节流转里，终将报偿以沉甸甸的穗头。

仙鸟嘴的稻浪，在骄阳下翻滚着，沉甸甸地垂首——这垂首并非屈服于骄阳，而是谦恭地回谢土地，也回敬所有未曾被烈日烤干的希望与汗水。稻浪起伏如金色的呼吸，分明是大地对艰辛岁月最深长的回应，每一粒谷子都是汗水与时光共同淬炼出的、沉甸甸的金子。

站在高处一看，层层稻田，稻浪滚滚，散发出大地的芬芳，如梦幻般在眼前摇晃。

我抬头远眺，稻浪翻涌不息，如金色的河流在阳光下奔流。稻穗在风中微微颌首，仿佛虔诚致谢着这片滋养了它们、也终被它们滋养的土地。这温暖的金黄，便是曾经的炽热、困苦与等待所最终沉淀出的光芒——它沉淀在土地深处，也沉淀于每个人心底。

